

秘境放歌



山中人家 油画 李增平

麦田的诗歌

南方以南

正如你,要忍受更剧烈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莎,那美丽,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

1

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
毫无理由地向着一个方向前进

甚至已不能读所有的文字
去翻越那一座座神秘的大山

是的,我不能把一个梦幻编织成另
一个梦幻
要离开现实很远很远

2

你不知道,在北回归线上
在那块绿色的土地上

鹅卵石一样的村庄,美丽的村庄
像星星一样洒落在南汀河畔

村庄,那个有着美丽名字的村庄
潜入者会幸福地发现

整个季节,甚至冬天,都在
那里幸福的徜徉

门
屋飘来的声音,留恋着绿色的院
的
我将在那温暖的家园长醉不醒
的
而你,会找到那一片被我抚摸过
的
樱桃么?

3

客车在绿色的峡谷中爬行
如一条慵懒的虫子在我的肌肤上

蠕动,这时没有人
会告诉你,我此刻跋涉的脚步

将在何处戛然而止。就这样吧
我想把脚步放慢,痴情于樱桃树下
的那个你

4

是的,我已告别的路上发现你
在路的尽头,泪眼模糊的你

身影在不断缩小
希望在向后撤退着

5

此刻,我又作为潜入者
忧伤地潜入这块美丽的土地

我一再固执,我想抓住
哪怕要倾注我的一生

6

南方的夜,和南方的你
一样温柔,在没有星光的夜晚

都能美好地安睡
而我不能。一个人静静地睡了
的棉袄是那么的单薄,今年一定会
下

一个人在你旁边
悄悄地醒着
很大很大的雪,会有人在风里和我
说话

守望着,尽管这样,我还要
在这温暖的小屋之外
是的,应该在一个早上
鸡鸣,晨雾都飘在院子的上空
和我们醒来的双眼一样美丽

作深入灵魂的祈祷和
等待
你说,我应该把这样的早晨
样度过

7
把我们的门前大雪扫开,还是环绕
雪地

我可以肯定,这里的梦
一样温柔,一样的能在夜里
奔跑。像南方没有雪的早晨
是不会想起这邻近冬天的温度的

安睡。安睡,在梦中,我看到你
穿着轻纱的睡衣,打开小屋的门
南方,一定有很高很高的天空
也会有很动人很动人的故事

来看我
和黑色的夜晚
4
而此刻,我又作为一个潜入者
深入这块土地

1
我想在远远的地方发出忧伤的声
音
你知道,雨水在这样的日子里

一块泥土,来自一块石子的梦想
泥土常被一双双手抚弄
总是一道道墙,和真的一样立在路
上
推我前行的,是平静的

泥土在村庄的角落呆立不动,无疑
泥土的身体和脑袋
都是泥土。你想,一个季节的风
追逐着另外一个季节的风

土地上的人们都在做他们应该收
割的梦
父亲在我的书里。我的目光模糊

5
此刻啊,我才深深感到
家是一缕炊烟的样子
明天的旅程,我们还没有备好行装
可当我抬起头来

父亲在院墙里忽东忽西,拾掇着
零乱的农具。馒头坏了,变成一块
你已踏上那座绿色的山坡
6

黑糊糊的生锈的铁块
而您必须为它擦亮
是的,你会知道,那片羊群在流动
我随着羊鞭的响声,悄悄地打在我
的
心上

2
是啊,今天的地,风尘仆仆地,告诉
我要去放牧一群羊,绵羊,温柔的那
种
你心里应该总是柔软的犹豫着
想和一个人说些什么。说些什么
呢

早上起床时,她一阵咳嗽。眼前一
层
一个人在屋里。另一个人在房屋
前
薄薄的东西。她感冒了,我身上一
阵寒意,我说
那片宽敞的空地,空地长着一株株
绿色的樱桃。它会年年开花吗,让
我们
感到季节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不管怎样,我会给你加件衣服
——我是说,我不能想象,这样的
日子
那片白白的花啊
季节老是让我们想得很多很多

我们又如何为了一群孤独的绵羊,
去放牧
而历经沧桑的祖母告诉我
夏天,就是那么撩人,你走失

那块完美的草场
3
现在,冬天又要临近了,我们感觉
自己
一片花园,但你的心总会还给
你
另一片花园

赵国平的词

水调歌头·建党百年

记否百年前,南湖红船健。誓
将鲑蟹斫。踏雪山,蹙草地,抗倭天
寇烽烟,叫山麓下黄泉。蒋家弃甲
窜,换了人间!
驱美帝,搞建设,未曾歇。披乱
反正一新,改革春风生。尔今中国
梦想,新时代特色强,神州奏华章。
看旗帜飘扬,阔步大道上!

倪涛的诗歌

在某些温暖的黄昏,谈起司岗里

我记得一个叫“尤利金旺”的小
饭店
二十多年前,它摇晃在三棵芒
果树中间
兄弟,他说,我写了一首歌,叫
《司岗里传说》

低族歌手尼·桑,在那个黄昏
弹起吉他,接着端起酒杯
那时候秋天的风穿过庭院
旗山上停留着一朵欲雨的云

另外一些时候,可能也是黄昏
我坐在博尚的一个酒馆
三百年前的龙窑在我三米之外
我们再次谈起司岗里
就像谈起古时候的一些兄弟

那些老去的人和歌声
那些晃动在黄昏中的面孔
一个人弹着黄昏里的吉他
啊,司岗里,他的歌声像远古的
巫师
一朵饱含雨水的云刚刚经过旗
山

张翔武的诗歌

云南山间秋景 ——在云县应约赴大理, 途中停车小歇

玉米秆脱下鲜绿的长衫,
换上枯黄的僧袍,
正要下山,去另一个更大的
庙宇。
草垛站在田里,回味春天
的拥抱,
农民们弯下腰去,搂起稻
草,
草帽遮住他们的脸,
正如时间覆盖从前的时
间。
一朵云在山坡上投下阴
影,
一次日落取代另一次日
落。
世界看起来这样平静而拥
挤,
没有任何杂质,没有意外
的声响。
秋风爬过树梢和山头,
安抚那些已到生命尽头的
蟋蟀和曼陀罗,
月亮停在高山上,细流绕
过石头间。
风景展现一个侧面,我在
等待,
它们转身之后的另一副相
貌。

澜沧江上十三座水电站

北纬二十四度更北,
司机带我们顺着澜沧江飞
驰,
江水像一块平滑的绿松
石,
黄的草、绿的树覆盖两岸
的山体,
很容易让人想起好莱坞大
片,
埋伏在山上的某个狙击手
的伪装。
阳光准备从江面撤退,
我们开到一个码头,
江水在这里拐了个急弯。
几个外地人跳下车,四处
张望,
几栋矮小的房子、江边几
艘生锈掉漆的铁船,
头晚红褐色雨水从满是松
树的山上冲激下来,
江面一半是浑浊的水,一
半是泛绿的水。
渔民从船舷边提起水里的
网兜,
在水和光的映照下,
银色的鳞、橘红的鳍闪耀
斑斓的色彩。
有人说整条江上十三座水
电站——
像十三根钢钉钉住一条蓝
蟒蛇。
每次开闸放水,
蛇的某段身体就抖动一
次,
下游的鲤鱼只在下游,
上游的鲤鱼就呆上游。
如果所有大坝同时开闸,
这条蛇自然趁机溜走,
上游的鲤鱼顺流而下,
下游的鲤鱼逆流而上。

芒原的诗歌

它们只有一个念头:生长
和繁衍,与其他草木和平共处
像个宿命论者
承受着大自然的风霜雨露
守候着年轮植在体内的荣枯,
开花
与花谢,永不止歇
透露出王的
气度
小户赛的云海
又一次被镇住了
所有人
都跳下车,用手机拍云海
其实,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一
片云
沟壑已被填平,丘陵变仙岛
而乳白色的海浪
把每一次鸟鸣都放进我们的身
体
像撞击一座空山
湿漉漉地
回
荡

芒原的诗歌

才回答

拉祜族老寨

这是那个猎族的民族
信奉的是葫芦,骑着的却是落
日
随处一走,便可以遇见茶树
随处一坐,便可以喝醉
那一日,为了解酒,一起在多木
家
吃捣碎的野生多依果
多木的妻子说:
“这是神赐予的美味
酸酸苦苦。”
茶树王
在懂过老寨里,我看见
一棵棵茶树
有了论资排辈,有了标签,甚至
称王
其实,这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在树木的国度,是不会有高低
贵贱之分

它们只有一个念头:生长
和繁衍,与其他草木和平共处
像个宿命论者
承受着大自然的风霜雨露
守候着年轮植在体内的荣枯,
开花
与花谢,永不止歇
透露出王的
气度
小户赛的云海
又一次被镇住了
所有人
都跳下车,用手机拍云海
其实,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一
片云
沟壑已被填平,丘陵变仙岛
而乳白色的海浪
把每一次鸟鸣都放进我们的身
体
像撞击一座空山
湿漉漉地
回
荡



惬意时光 油画 李增平